

光阴深处的补丁

□ 汪秀红

唐代诗人孟郊写《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密密缝补的，是游子的衣物，也是母亲的牵挂担忧。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，我们内心深处还有惜物的情怀吗？我自己是有的。两条裤子，儿子上身几次就给弄破了。我发现了补丁贴这个神器，很好用。我还喜欢手作刺绣拼布，牛仔裤补了补丁之后也很好看。

前几天翻出黑白照片。照片中，我5岁，哥哥7岁，两人裤子膝盖都有补丁，咧着嘴笑。以前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父母都会互相埋怨，没管孩子的衣服裤子是否有补丁，真怪里我听出蜂蜜般的幸福味道。

那天，我们兄弟姐妹们在路边逮蚂蚱，追蜻蜓，翻石块，拔狗尾草……恰巧，爸爸带学生拍照，请来的师傅是老熟人，就客气地给我和哥哥也拍

一张。爸爸把我们两个灰头土脸的孩子聚在一起，裤子膝盖上的补丁张着大嘴，也没有帮我们稍微遮盖一下，照相师傅“咔嚓”一声定格了岁月。

小时候，日子不宽裕，没补丁的衣裤很少，仿佛只有过年才可以穿新的。大的孩子穿完，小的孩子穿，一件衣服兄弟姐妹都上身之后，千疮百孔最终“退役”。那时候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也不觉得寒碜，干干净净就是门面，是一个家庭的体面。如果妈妈或奶奶外婆心细一点，手巧一点，找色差不大的碎布，裁剪成美丽样式，破洞也能补出美丽的花样来。

彼时，修补是万有定律，万物皆可补，甚至爱情和家庭。回忆里，家里所有东西都打补丁。裤子、鞋子、袜子和书包，缝缝补补又一春。一根铝丝、一把尖嘴钳子、一把电烙

铁。一段饭后灯下的闲暇时光，爸爸叮叮咣咣补盆子，妈妈则拿着白天晾好的破洞袜子，一针一线地缝补。我们家唯一的自行车，车胎也是补了又补，似乎打了好多马赛克。

毕淑敏说：“我们修补，是因为我们怀有深情。在那破损的物件的皱褶里，掩藏着岁月的经纬和激情的图案。那是情感之手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指纹，只属于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刹那。”是啊，补丁都是“私人定制”。生活总会在你照顾不到的角落出现罅隙，就像我们遗失在光阴深处的补丁。诚如《古艳歌》所写：“萋萋白兔，东走西顾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”爱和记忆就是一块一块形状和色彩各异的补丁，是生活罅隙里透进的阳光，给予我们春暖花开的希望。

咬春

□ 戚思翠

咬春，始于晋朝，盛行于唐宋。北宋时，人们在立春日除了鞭春牛之外，还以面为皮、包馅做成蚕茧形状的食品“面茧”，作为蚕业丰收的瑞兆，称为“探春茧”，后简称“春茧”。立春此日，将薄面饼摊在盘中，包卷上新鲜的蔬菜食用，谓之“春盘”或“咬春”，以示迎接新春、喜庆吉兆之意。

诗人杜甫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、陆游“春日春盘节物新”的诗句，佐证了咬春自古以来

的流行。而李时珍则把春盘的内容物概括得更详尽：“以葱、蒜、韭、蓼蒿、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，谓之五辛盘。”中医理论中，这五样蔬菜都具辛窜之味，春天食用后能辅佐人体升发五脏之气，且在大鱼大肉后特别解腻，助人涤肠胃，振奋精神。满汉全席128道点心中，春卷也是最重要的9种之一。

记得孩时，每年开春，母亲都会给我们做春饼。那时农村颇穷，粮食紧张，米饭米粥难得上嘴。野菜四处有，荠菜特别多。开始我不识荠菜，常将猪菜当荠菜混粥里煮，吃在嘴里既苦又涩。后经母亲手把手地教，我学会了识别它们。那时农村不流行吃春卷，母亲做得最拿手的便是荠菜春饼。把荠菜洗净烫绿，剁得细细碎碎、碧绿喷香，与黑乎乎的大麦面用淡盐水和成糊状，擀成一个个绿色小面团，再一捏压成小圆饼。用生姜代替油把热锅擦得滑亮，将小饼一只只贴放锅里慢慢烤熟。春饼黑黑的，很不雅观，但吃在嘴里绝不亚于山珍海味。那个黑黄灿烂、透着星星点点的艳绿、外酥内软浓香扑鼻、溢满清淡药香咸味的春饼，现在回味起来，依然使人垂涎三尺。那种奇妙的咸香与脆酥，仿佛至今还流连于唇齿舌尖。

后来，我进城读书，成家立业，发现城市街头有春卷皮卖。有了春卷皮，炒制好馅料，待冷却之后，就可以包春卷了。韭黄、白菜、香菇切段切丝、炒至断生，肥二瘦八的猪后腿肉切丝剁末上浆滑炒，按需加盐调味勾芡，分盛出两种馅料。若有工夫，甜豆沙馅也可以炒制一小份。待馅料冷透包春卷。摊开一张春卷皮，放上适量馅料，将春卷皮的底部往上卷，包住馅料，再将两边向中间折起，继续卷，沾一点水淀粉封口。一卷二折三叠，一个春卷就完工了。锅里放多多的油烧热，调小火，将春卷一个一个放入锅中炸，春卷炸到金黄即可出锅。小儿才不管烫不烫手，往往是我从油锅撇出一个，他就吃一个。

春卷的馅式材料多样，因季节、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，无统一的格式。相同的是春天的第一“卷”，卷进了整个春天。

又是一年春天至。春日，万木复苏，阳气升发，食春卷正好体现“顺势而为”的养生观。一如清人林兰痴写道：“调羹汤饼佐春色，春到人间一卷之。”

园子里的姐弟仨

□ 朱小燕

在我们老家门口，有两大大块地方，爸妈开辟了开来，一块是果园，一块是菜园。两个园子四周围着篱笆，是我们姐弟仨童年时的乐园。

一到春天，家门口雪白的梨花和粉红的桃花相互映衬，煞是好看。看着蜜蜂飞舞其间，我仿佛看到满树的桃子和梨子了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当带雨的桃花、梨花谢了，树上便挂满了绿绿的、茸茸的小毛桃和小樱桃般大的小梨。

暮春时节，“夜来风雨声，果落知多少”，恼人的风雨把果子打落了下来。爸爸对我们说：“减少是为了增多，今年的水果一定大而甜。自然淘汰一批果子好啊，本来我想亲自动手摘掉一些多果的。”

可我不是这么想的，看着一地的小果子，无不惋惜，今年要少吃多少又大又甜的果子啊！于是偷偷地捡了一个最大的小毛桃，往衣袖上擦了擦，幻想着这桃儿在春光的沐浴下，应该是甜中带酸了。轻轻咬了一口，涩涩的，没有一点甜味道。我失落地吐了出来，对爸爸的话是半信半疑。

以后每天放学回家，我总是直奔果园，数一数树上到底有多少果子，再看一看哪个果子最大、最先红起来。放暑假了，这些果子就真正成熟啦！整个夏天，我们姐弟仨的嘴巴没闲着，这棵树上的果子摘完，又把其他树上的果子也摘光了。连最顶端的被鸟儿啄过的果子，我们也不放过，因为鸟儿爱吃的一定是最甜最熟的。

直到果树上只剩树叶婆婆，我们姐弟仨才结束在果园里的转悠，开始“扫荡”菜园子。夏天的菜园子里也

很热闹，有带刺的细长条黄瓜，有半青半红的番茄，还有穿着金黄衣的香瓜等，无不诱惑着我们。只要看到哪只番茄红了半边脸，我们就会偷偷摘下来，连皮带肉你一口、我一口地干完了，连洗都不用洗，觉得酸中带甜，滋味满满！爸妈每天早晚要给菜园浇水，对菜园里的动态了如指掌，但我们偷吃了一只番茄或一根黄瓜，通常不会计较的。有时妈妈也会来一句，说早晨快熟的红番茄却等不到天黑，不知被哪个馋猫摘了吃了，害得饭桌上又少了一道菜——番茄蛋汤。我们姐弟仨面面相觑，偷偷笑了。

嫩生生的黄瓜也是我的最爱，可爸妈舍不得摘，说要再长一长，直到变成真正的“黄”瓜。记得我四年级夏天期末考前，得了感冒，咳嗽不止，喉咙口就像冒烟似的。姐姐从菜园子里出来，见我在家门口的长凳子上做题，问我复习得怎么样了，能不能考一百分。我见她手里拿着一根绿皮黄瓜，正是我爱吃的，于是连连点头，说一定拿一百分。我迫不及待地接过黄瓜，细细地嚼了起来，那黄瓜清凉可口，里面嫩嫩的籽还带着丝丝的甜味，不仅润了我的喉咙，还一直爽到心里头。我的头脑变得异常清醒，一本数学书上的题目都做了一遍才罢休。那根黄瓜给了我无穷的力量，我真考出了好成绩，拿到了奖状。

如今，家门口的果园和菜园已不复存在。然而，那桃儿、梨儿的味儿，半生不熟的番茄、黄瓜的味儿，永久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因为这不仅是童年的味道，更是浓浓的亲情味。

